

一顆未出鎗的鎗彈



著 玲 丁

版出店書北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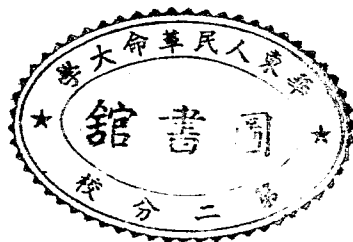
MG

I216.2

134

一顆未出的鎗彈

丁玲著



東北書店出版

1946



3 2173 0909 9

目次

到前綫去.....	一
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記.....	五
彭德懷速寫.....	九
警衛團生活一斑.....	一一
一顆未出鏢的槍彈.....	一六
東村事件.....	三二
最後一頁.....	六八

到前綫去

夜晚刮了很大的風，沙沙的打着糊緊了的紙窗，半夜起來，又知道有大雪在飛。燒了炕的被窩裏，暖熱得睡不着，心裏擔憂着第二天的行程，但並不怎樣懼怕，因為是到寒冷裏去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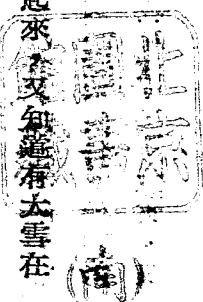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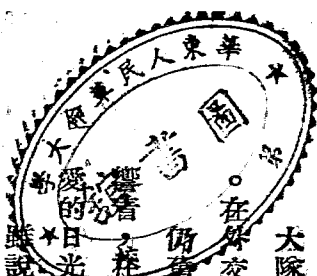
天氣是驟變了，人的心情却正熱着。

跟着我們在天未亮便起了身的幾個從上海來的同志，時時圍着我們轉，露着羨慕和惜別，抱歉的是我們也驟變得頗粗豪，不大注意別人的顏色。

大隊已經很早就開過去了，我跟着總政治部主任們一齊也在九點多鐘動了身。在外交部的空坪上有一團一團的人，那些拿熱情的握手送別了我們的。

仍舊沿着洛川的上流朝西北走。河裏的水全結了冰，有很少的地方還泊泊的響着，在薄冰下有水流滑過，太陽射在這上面，閃閃的發光，這同我來時的我所見的光下的洛川河流又是兩樣了。

雖說天氣又轉晴了，但無情的風總是掃着地上的砂土劈面打來。



走過了一些小村莊，看得見在遠處又露出幾排土房，安置在一些厚重的山旁邊，有稀疏的樹林圍繞着，依着山的土層塗畫着一片片的褐色，土黃，深灰和暗紫，在那些有着美麗顏色的山的邊緣上，便是無盡的天的藍。陝北的風景呵！

可是我却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而同着北上的汪也在沉思一會之後問着我：『像這樣的地形如果有飛機來了，該往什麼地方去躲呢？』

走過團校時，那威逼着我們的風，使我們停了一刻，在木柴燒着的火旁邊煖着手腳。同來保安的孫同志，現正在這裏工作。她的學習精神很好，使我每次見着她時，不覺得便顯出大的親熱。

一路就迎着西北風，沿着洛川河流上溯，在一些小石塊上跳到河那邊去，又從薄冰上戰戰兢兢走過來，這樣走過去了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了吧，彎到一個山坳子裏，找到了宿營地，有兩排土窯洞，隊伍也在這裏歇下了。還遇着了四個新紅軍，他們都是剛從上海進蘇區來的。在保安停留了一月多，現在分配到黨校和紅校去工作。我們要同走一大段路，他們這些新兵比我們還不內行，什麼用的東西都不曉得預備，到了洗臉吃飯，就狼狽着臉色走到我和汪同志這裏來，又

是疲憊，又是好笑，於是我們就不客氣的互相取笑着。

當每天還沒有天亮的時候，口笛便在洞外橫掃過去，又叫着吹了回來，木的攤着不會轉動的腿，又開始感到了疲倦，然而院子裏各種聲音都雜亂的響起了，我催着睡在炕那頭的汪同志，但他又希望我先起身，我們總是很忙亂的收拾着鋪蓋和零星東西，我們能够在隊伍集合之前在大路上等着，而每天我們也不致於掉隊，雖說在以前我們是從來也沒有走過許多的路的。

開始兩天全跟着洛川走，一時在冰上，一時又爬到兩邊的岩岸上，這些路都非常陡峻，牲口就不能不去，遠遠的繞着河的對面，岩底下的小路，也是不能騎馬的，大半的時候還有着許多爛泥，一些被太陽晒溶化了的地方。後來的行程，便轉到山上了，越過了一個，又有一個，幾十里，幾十里看不到一個村莊。這些山都全無樹木，枯黃的荒草，或是連草也看不到的那末一些無際的起伏着。一直延展到天盡頭，但這天是無盡頭的，因為等你一走到盡頭的山上，你又看見依舊的那末一副單純的圖畫鋪在你腳下了。這些地方也有着一些奇怪的小地名，但隨即就會忘去的，腦筋越來越簡單，一等到了宿營地，就只想着怎末快點洗腳飯吃

，因為要睡得很呵！

像這樣走了八天，八天的生活可說全無變化，我們才到了駐紮地。這一帶是駐紮我們前方的隊伍的。我們來這裏的目的，就是要看一看，多看一點這些英勇的軍隊的。這時總指揮部是駐在紹溝沿，總政治部駐在牠南邊五里路，我們就住在這裏。但沿路還有另外可記的一些，我分開寫在下邊。

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記

十二月十八日

看見走在前邊的許多馬正和隊伍從大路上轉了灣，猜到大約已經找到了宿營地，我打馬在荒的田地裏岔了過去，有一溜短牆橫在前邊，人和馬陸陸續續的都停在這裏了。我轉過土牆，進到一個頗大的院子。許許多多人都在這裏忙亂着。一些籃子破襖，一些不知裝着什麼的麻布袋，都從馬背上解下來，往房子裏送。一些文件箱也從院外挑着進來了。那些被鬆了担負的馬和騾子在一些凌亂在地下，的草上用力的噴着鼻子，吐出一些氣來。忙着燒水的特務員們，一大捆一大捆的稻草不知從什麼地方抱了來，又抱到一些什麼地方去，機要科的已經把天線就裝好了。沿途都沒有休息，就是只要一休息下來，便又擬着電稿或指示的彭德懷同志又坐在人來人往的門口邊正寫着什麼了。總政治委員任弼時同志便靠在一個石礮上看着一本油印的書，書名叫着：工人階級反法西斯蒂。我照例的是一到了新地方就四處走着和看着。這裏房子比較還算好，大約是一個富農的樣子，但是屋

主人已經讓到一里路的鄰舍地方去住了。我自從到邊區來後便受慣了老百姓的熱情招待，這回看不見屋主主人却是第一次，原來他們的男子已出去，只剩兩個中年婦女，她們總以為有不便的地方，又加上房子少，所以她們便讓出去了。我每間每間的去瀏覽，有的住通信連，有的住警備連，有的已經弄好了，有的還在收拾。後來我走到末一間，看見正有一羣人圍着兩個不知是那處掉隊下來的病兵，七嘴八舌的在問着他們。他們穿得並不十分壞，也看不出有什麼大病，只顯出過度的疲勞，兩個人無力的偎在一個角落裏坐着。大家也還沒有想出怎麼來處置的辦法，忽然從門口却傳來了一個有力的聲音，這使大家都肅靜的聽着，這正是那坐在門坎上寫東西的前敵總指揮：

『問他是那一師的，是從那一天掉隊下來的，不能走路，能不能騎牲口？』問清楚了，寫一封介紹信，預備兩匹牲口，送他們歸隊。輕易掉隊是不許可的，你們脫離了建制，脫離了一個組織，一切都得不到解決，你們什麼地方弄來吃？會餓死的！你們要了解，紅軍不是無次序的，不是漫無組織的。快一點辦妥，時間不早了，派一個通信員跟着他們去，就是這樣！』

等我跟在兩個拐腳的後邊走了出來時，已經又不見他了。

時間已經到黃昏了，一團一團的火四處燒着，青的煙也一團一團的向四方飛去，這裏全放着一些鍋，臉盆，茶缸，幾個特務員就圍在那裏，他們正在說一些故事，於是我也參加了進來，不知是誰，一走來就在鍋裏沏了一碗溫水去喝，同時有兩個便站起來抓住了他。

「同志！不行！這水沒有開。記不記得今天在路上一、第二排的排長因為沒有管理了部下，讓他們隨意吃了路上的冰，政治委員便立刻同他談的那一套話嗎？我們應該講衛生，我們應該時時注意身體的健康，同政治的學習一樣。不好這末隨便的，同志！」

這裏的朋友，都是明朗的，做事起來就拚命做，一有空就互相說着一些無傷的笑話，說的總是很幽默，彭德懷，也是一個喜歡說一句兩句的，並且有時還會找人做出一點胡鬧的舉動，我以爲只有小孩子才會感到興趣的舉動，不過，你可以在那極其天真的臉上，還看得見有沒有收回的頑皮的時候，他又多半在嚴肅的說着一些梗梗在心頭，沒有一時會放鬆的我們目前的任務，以及軍事上的佈置。

，或是某一部份的黨的教育工作。我同着指揮部一塊兒行軍，有三天了，我還沒有看見他們有一分鐘是想着別的，或做着別的，那離開了責任的事情，所以無論誰有時就是說了一兩句很粗魯的話，或是有什麼遊娛的舉動，也只使下級的人，使羣衆更覺得他的可親。

天漸漸的黑了，寒冷跟着黑暗跑進了屋子，於是我們房子中生了一堆火，大家圍坐在四週，火光在每個人臉上閃，大家正熱烈的討論着許多問題，這裏是沒有疲倦的，無論每天走過了多少路，或爬過了多少山，但一到宿管地，個個人都興緻緻的去忙着個人的事，或是商討着當前的一些問題。就是在行軍的時候，也總是說說笑笑，講着一些過去的戰績，和目前的政治形勢，只有一個東西爲談話的核心，這個東西是正決定着中華民族的將來的！

我睡的很晚，十一點了，我還坐在火邊，借火光寫着日記，炕上已響起鼾聲，陸同志跪在一個搖搖的燭光下，起草着一個計劃，在他的身旁，那一片稻草上，擠着睡着的幾個特務員，已經沉沉入睡了。只有機要科不時送來一些電報給總指揮和政治委員。而這些電報，有許多關於遠方的時事的，也是我每晚願意等着看的。

彭德懷速寫

『一到戰場上，我們便只有一個信心，幾十個人的精神注在他一個人身上，誰也不敢亂動，就是剛上火線的，也因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覺得害怕。只要他下一聲命令『去死』！我們就找不到一個人不高興去迎着看不見的死而勇猛地衝上去！我們是怕他的，但我們更愛他！』

這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政治委員告訴我的，當他述說着這一段話的時候，發紅的臉上隱藏不住他的興奮。他說的是誰呢？就是現在我所要粗粗畫幾筆的彭德懷先生，他現在正在前方担任前敵副總指揮的工作。

穿的是最普通的紅軍裝束，但在灰色的布的表面，薄薄浮着一層黃的泥灰和黑色的油，顯得很舊，而且不大適宜，不過在他似乎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臉色是看不清的，因為常常都有許多被寒風所摧毀的小裂口佈滿着，但在這不能成為漂亮的臉上有兩個黑的，活潑的眼珠轉動，看得見有在成人臉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頑皮。還有一張頗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頑強，這是屬於革命的無產階級的

頑強的神情。每一遇到一些青年的幹部或是什麼下級同志的時候，看得出那些昂昂的必都在他的那種最自然誠懇的握手裏溫柔了起來。他有時也同這些人開着玩笑，說着一些粗魯無傷的笑話，但更多的時候是耐煩地向他們解釋着許多政治上的問題！懇切地顯着一個對同志間的勉勵。這些聽着的人便望着他，必在那些話裏沉靜了起來，然而同時又更奮起了！但一當他不說話沈思着什麼的時候，周圍便安靜了，誰也惟恐驚擾了他。有些時候他的確使人怕的，因為他對工作是嚴厲的，雖說在一切生活上是馬馬虎虎，不過這些受了很兇的批評的同志却會更愛他的。

擁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們，聽老百姓講家裏事。舉着大姆指在那些樸素的臉上搖幌着說：『呱呱叫你老鄉好的很……』那些頸上披得有長毛的也會拍着他，或是將烟桿去送到他的嘴邊，那怕他總是笑着推着來拒絕了。後來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遠留在那些簡單的純潔的腦子中。

警衛團生活一斑

新生的優秀黨員

『三十里堡，不算遠，上次我揸了五十斤，這次我一定要揸六十斤，你們看吧！同志們，太陽要上山了，我們走吧！』這就是那個從山西來的王得勝。他有着比別人更多的熱情。總是在背了柴回來後，也總是興緻很高的叫着唱：『今晚要讀紅軍讀本嘞，嚶呀來，又要教老張的字嘍。』這的確是一個呱呱叫的角色，還有張如泉也一樣。他們都是第三連的戰鬥員，而且是黨員。第四連就沒有這樣好的黨員麼？不，有的，還更多。像趙秉三他們就幾乎沒有一刻忽視過一個黨員所應有的責任，你看他們吃着高粱飯的時候，總是笑嘻嘻的，還耐煩的說着關於過草地，吃草的生活，說着將來在抗日戰爭中所必然要來的更艱苦的日子，同時又安慰着其他的戰鬥員們，如果稍微得了一點好吃的東西，便分給大家。大家都愛着他們，非常親熱，在開討論會的時候，那些同他們感情好的人，就不會怕說得不好而不敢說了。這些好的黨員們幾乎都是在這個月中才生長着出來的。

緊張具體了的會報

每次會報的時候，不是你推，就是我讓，或是大家都沈默着。但近來有了轉變了。當每夜圍坐在小火缸的周圍時，熱烈的發着言，使小的黑房間裏，平添了許多興趣。譬如七連的指揮員，他工作的能力不是沒有，他也很容易了解一些問題，但他總不愛說話，過去也曾有過同志不曉得他，以為他沒有工作的能力，但近來因為一些新的工作推進和緊張了的原故，他也常常在搶着發言了。因為我們如果不在會報時把各種事弄清楚，第二天的工作就無從進行。而且還能及時的教有鼓勵和批評。如果有些關於黨的策略的不明瞭，或解釋得不妥當時，很快就會有第二次的討論及詳細的說明。

活躍的防空排的小組會

在各連的小組會裏，我們認為是直屬隊的防空排為最活躍。有一些小組開會時，連組長都還不知道在第一次的會議上應該討論些什麼，臨時你說說我說說，

都不充分不具體，因此都感到興趣，敷衍敷衍混過去了。只要一參加到他們的小組會，你就看得出都是準備了許多意見來的。在一個題目下，爭着發言，而且有辯論，常常吵得一些唾沫四噴。爾也遇到一些比較深奧的問題，但他們很有方法，先從小處，非常具體的討論着來開始，所以也很容易解決。

模範的救亡室

當不是上課的時候，只要走到第四連或是團部裏的救亡室去，就感覺得有另一種空氣在這裏生長，一羣羣站在牆邊的，是在練習着剛學來的歌，或是還沒有一種熟的新文字。有些人又正圍着桌子在下棋，這是自己用紙剪成的陸軍棋。還有一種識字牌，也為大家喜愛着。伏在桌子上的，寫着字，寫着牆報上的文章，旁邊站着的，不會寫，却講出許多意見來。就是在吹了熄燈號後，還有人躲在救亡室悄悄的在沙盤上用柴枝畫着。以及那些放了夜哨回來的，也不願去睡，在沙盤上重覆的寫着白天剛學來的字，他們正進行着班與班，排與排的競賽，那牆上畫着的競賽表上的烏龜是多麼使人討厭的東西呵！

快樂的晚會

有幾個連開了兩次晚會，也有一次的。大家，連事務人員也參加了。並不要等到別人請，就有人自己要求唱一個歌給大家聽：『我唱一個四川調，好不好？』咸是，『前天我學會了一個笑話，讓我試一試，看能使人笑不笑。』於是接着又是山西調，陝西調，又是剛學來的義勇軍進行曲，而且又多幾個人會吹口琴了。還有人出幾個謎語，只聽見一陣陣的哄笑和拍掌，和呱呱叫，再來一個！的喊聲。什麼疲憊都忘却了，也沒有人再想到別的，真是多麼快樂的晚會啊！

鼓舞的來信

連着幾封從駐在延長、宜川、甘泉的一、二、五連的來信，都是幾多使我們興奮的信呀！他們述說着他們怎樣與羣衆聯歡，而且同民團也弄得非常之好，互相你請我吃飯，我又請你吃飯。他們的確做了一些工作，把我們的主張擴大到武裝隊伍裏去影響了他們，使他們慢慢走到革命的方向來，我們從那些信上，看得

出他們工作的方式有了很多轉變，他們對於統一戰線這一問題的了解和善於運用是事實。在每封信的信尾上，也總是寫着誘惑的，然而却實在是挑戰的話：『好吃的東西多得很，只想捎些給你們，可惜太遠了！』呵！多努力的可愛的我們！

二、二、五連的同志們！

一顆未出鏗的槍彈

『你還扯謊！娃娃，儘管說老實話，我是一個孤老太婆，不會害你的！』

一個抿着嘴的老太婆，稀疏的幾根白髮從黑布的罩頭布裏披散在額上。穿一件很爛的棉衣，靠在樹枝做的手杖上，親熱的望着站在她前面一個張皇失措的小孩。這是一個盪樓的連帽子也沒有戴的小孩。她又噙動着那沒有牙齒的嘴，笑着說：『你是……』

這孩子大約有十三歲大小，骨碌碌轉着兩個靈活的眼睛，遲疑的望着老太婆，他顯得很和氣而又誠實。他又遠遠的望着無際的原上，沒有一個人影，連樹影也找不到一點。太陽已經下山了，一抹一抹的暮煙輕輕的從地平綫上升起來了，模糊了伸展了遠去的無盡止的大道，這大道也將他的希望載得很遠，而且也在模糊的了。他回過來又打量着老太婆：再一次重覆他的問話：

『真的一點也不知道麼？』

『不，我就從來也沒有聽過槍聲，還是春上你們的隊伍走過這裏，那些伙子

才真好，我們相處了三天，唱歌給我們聽，講日本人的故事。我們殺了三隻羊子，硬給了我們八塊洋錢，銀的，耀眼睛呢！後來別的隊伍也跟着來了，那真是不能講，唉……」她搖着頭，把注視在空中的眼光又回到小孩的臉上：『還是跟我回去吧，天黑了，你能往那方走，要一落到別人手上，停……』

一步一拐他就向前邊走去，有一隻羊毛氈做的長統襪筒籠着那雙小腳。

小孩子仍舊凝視着四圍的暮色，却又不能不跟着她後邊，而且用甜的語聲問起來了：

『好老人家，我到你家裏住得下嗎？你家裏一共有幾口人？』

『一個兒子，幫別人趕羊子去了，媳婦孫女都在前年死光了。前年死的人真多，全是一個樣子病，知道是什麼邪氣！』

『好老人家，你能走路嗎？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來？』

『走不動啊！我有一個姪女兒生產，去看了來，她那裏又不能住，來回二十多里地。』

『讓我來扶着你吧。』小孩子跑到前邊捧着她的，親熱的仰着脖子從披散着的

長髮中又來打量她：『村上有多少人家呢？』

『不多，七八口，都是種地的苦人。你怕有人會害你嗎？不會的，到底你是怎樣會跑到這裏來的？告訴我，你這個小紅軍！』她狡猾的眯着無光的老眼，突又很親熱的用那已不能表示感情的眼光撫摸着流落的孩子。

『莫談那些話了吧。』他也笑了，又輕輕的告訴她：『回到村子裏，說檢來的一個孩子算了。老人家，我就真的替你做孩子吧，我會燒飯，會砍柴，你有牲口麼，我也會喂牲口……』

牲口，在小孩子的眼中，他回憶起那匹棗鬃色的馬來了，多好的一匹首，牠全身一個顏色，只有鼻子當中一條白，他就常常去摸牠的鼻子，望着牠，牠也望着他，輕輕的噴着氣，用鼻尖去觸他，多乖的一匹馬！他喂了牠半年了，牠是從蠻子地得來的，是政治委員的，團長那匹白馬也沒有牠好，他想起牠來了，他看見那披拂在頸上的長毛，和垂地的長尾，還有那……他覺得有一雙怪事的，愛着他的馬眼在望着他，於是淚水不覺一下就湧上了眼臉。

『我喂過牲口的！我喂過牲口的！』固執的，重覆的說了又說。

「呵，你是個喂牲口的，你的牲口和主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却落到這裏！」

慢慢的兩個人便來到一個溝口了，溝裏錯錯落落有幾個窖門，還有兩個土圍的院子，他捧着她在一個斜路上走下去，却不敢做聲，只張着眼四方搜索着。溝裏已經黑起來了，有兩個窖洞裏已露出微明的燈光，一匹驢子還在石磨邊打圈，却沒有人。他們走過兩個窖洞前，從門隙處飄出一陣陣的烟，小孩子躲在她的身後，在一個窖門前停下了。她開了鎖，先把他讓了進去，窖裏黑魃魃的，他不敢動，聽着她摸了進去，在找着東西，她把燈點上了，是一盞油燈，有一點小小火星從那裏發出來。

「不要怕，娃娃！」她壓着聲音，「去燒水，讓我們煮點小米子稀飯，你也該餓了吧？」

兩個人坐在灶前，灶裏的火光不斷的舐在他們臉上，鍋裏有熱氣噴出來了，她時時撫摸着他的呢？他暖和了，他感到很飢餓，算還忍得住，而且他知道在今天晚上，可以有一個煖熱的炕，他滿足着，一個將要到來的睡眠，因為疲倦已

很利害的襲着他了。

陝北的冬天，在夜裏，總起着一陣陣的西北風。孤冷的月亮在薄雲中飛逝，把黯淡的水似的光耀，塗抹着無際的荒原，但還埋在一堆黃土中的一個黑洞裏，却正有一個甜美的夢在擁抱這流落的孩子，他這時正回到他的隊伍裏，同司號兵或宣傳隊員在玩着，或是就讓團長扭他的耳朵而且親暱的罵着：「娘賣辰，你這捶子，吃了飯爲什麼不長呢？」也許他又正擰着棗隴色的牡馬，用肩頭去抵那哈了嚼口的下唇。一樣的也遠離了口外的霜風，而沈在酣睡裏的，是偎着他的那個枯瘦的，鯁鯁登樓的孤老太婆。

『我是瓦窑堡人。』村上的人偶爾一得了空閒便這末有趣的向孩子重述着他的不確實的答語，尤其是幾個年輕的婦女，拈着一塊鞋片走到他面前，摸着他凍得有裂口的小手：『你到底是那搭人，你說的話我害不下（註）嘛！瓦窑堡的？你娃娃哄人咧！』

（註）懂不了的意思。

孩子跟在人後邊到遠處去砍草，大捆的壓着，連人也捆在裏邊了似的走回來

。四野全無人影，蒙着塵土的沙路上，也尋不到多的雜亂的馬蹄和人腳的跡印，微着車出日落，他辨得出方向，熱情的望着東南方，那裏有着他的朋友，他的親愛的人，那個他生長在裏邊的四方驅行着的他的家。他們，大的隊伍到底走得離他多少遠了呢？他懊惱着自己，想着那最後的一些時日，他們幾個馬伕，幾個特務員跟着幾個首長在一個山凹子裏躲飛機，他藏在一個小洞裏，傾聽着不斷的炸彈的「轟」的爆炸，他回憶到許多次他的危險。後來，安靜了，他從洞中爬了出來，然而只剩他一人了。他大聲的叫過，他向着他以為對的路上狂奔，却始終沒遇到一個人。孤獨的竄走了一個下午，夜晚冷得睡不着。第二天，又走到黃昏，才遇着了老太婆。他的運氣是好的，這村子上人都歡喜他，優待他，大概都在猜他是掉了隊的紅軍，却並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事。但運氣又太壞了，爲什麼他們走了，他會不知道呢。他要回去，他在那裏過慣了，只有那一種生活才能養活他，他苦苦的想着他們會回來，或是他能找到幾個另外掉隊的人。晚上他又去汲水，也沒有一點消息。廣漠的原野上，他凝視着，似乎有聲音傳來，是熟悉的那點名的號聲吧。

隔壁窩裏的那個後生，有着兩個活潑的黑眼和一張大嘴的，幾次拍着他的肩膀，要他唱一個歌。他起始就覺得有一種親熱他的欲望，後來才看出他長得很像他們的軍長。他只看到軍長，有一次是在行軍的路上，軍長休息在那裏他擇馬走過去吃水。軍長笑着問過他：『你這個小馬佚是什麼地方人？怎麼來當紅軍的？』他記得他的答覆是：『你怎樣來當紅軍的，我也就是那樣。』軍長却更笑了：『我問你，為什麼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又聽到軍長低聲的對他旁邊坐的人說：『要好好教育，這些「小鬼」都不錯呢。』那時他幾乎跳了起來，望着軍長的誠懇的臉，只想撲過去。從那時他就非常的愛着他。現在這後生却長得跟軍長一個樣，更使他想那些走遠了去的人羣。

有人送了包穀做的饅頭來，還有人送來了一碗酸菜。一雙羊毛襪子也穿在腳上了。一頂破氈帽也蓋在頭上。他的有着紅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懷裏，不敢拿出來。大家都高興的來盤問着，都顯着一個願望，願望他能說出一點真實的話，那些關於紅軍的情形。

『紅軍是好嗎？今年春下我哥哥到過蘇區的，說那裏的日子過得好，紅軍都

幫忙老百姓耕田囉！」

「你這末一個娃娃，也當紅軍，你家裏娘老子知道麼？」

「同志！是不是？大家都管着這末叫的。同志！你放心，儘管說吧，我們都是一家人！」

天真的，熱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臉。像這樣的從老百姓那裏送來的言語和顏色，他是常常受到的，不過沒有想到的是孤獨留在這村上也有同樣的情形。他暫時忘去了憂愁，他一連串的解釋着紅軍是一個什麼軍隊，那些他從小組會上，或是演講裏面學得的一些話。熟練的背着許多術語。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是爲着大多數工人農民謀利益的……我們紅軍當前的任務，就是爲中華民族解放而奮鬥，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因爲日本快要滅亡中國了，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都要加入紅軍去打日本……」

他看見那些圍着他的臉，都興奮的望着他，露出無限的美慕；他就更高興，老太婆也抿着嘴笑說道：

「我一看就看得出這娃娃不同我們這裡的人，他那張嘴多靈呀！」

他接着就述說一些打仗的經驗，他並不誇張，而事實却被他描寫得使人難信，他只好又補充着：

『那因為我們有教育，別的兵士是爲了兩塊錢一月的餉，而我們是爲了階級和國家的利益，紅軍沒有一個怕死的，誰肯爲了兩塊錢不要命呢！』

他又唱了許多歌給他們聽，小孩子們都跟着學。婦女們都扶着額前的留海，露出白的牙齒笑。但到了晚上，人都走空了時，他却沉默了。他又想起了隊伍，想起了他餵過的馬，而且有一絲恐怖，萬一這裏的人，有誰走了水，他將怎樣呢？

老太婆似乎窺出了他的心事，便把他按在炕上被子裏，狡猾的笑道：『如果有什麼壞人來了，你不好裝病就這未躺下麼？放一百二十個心，這裏全是好人』
看得出他志忑心的人，也這末安慰他：『紅軍又會來的，那時你就可以回去，我們大家都跟你去，好不好呢？』

『我是瓦塞堡人！』這句話總還是時時流露在一些親暱的嘲笑中，他也說只好回復一個不好意思的笑。

跟着狂亂的狗吠聲中，院子裏響起了龐雜的聲音，馬夾在裏面嘶叫，人的步聲和喊聲一齊湧了進來，分不清有多少人馬，登時沸騰了死似的這孤另的小村。

『陰下去，不要響，讓我先去看看。』老婆子按着身旁的孩子站起身往窖門走去。

……孩子。心在劇烈的跳：『難道真的自己人來了嗎？』他坐在地下，將頭靠着壁，那個落在臉上的火光便拖到放有片的地上一閃一閃。

『碰！』窖門却在槍托的猛推之中打開了，淡淡的一點天光照出一羣雜亂的人影。

『媽啦巴子……』衝進來的人把老太婆撞到地上：『什麼狗入的攔路……』

……他一邊罵，一邊走到灶邊來了：『噫，鍋裏預備着咱老子們的晚飯吧。』

孩子從暗處悄悄看了他一下，他認得那帽子的樣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更緊縮了他的心，恨不得這牆壁會陷進去，或是他生了翅膀，飛開了去，不管是什麼地方都好，只要離開了這新來的人羣。

跟着又進來了幾個，隔壁窖裏邊有孩子們哭到院子裏去了。

抖着的老太婆掙着爬了起來，搖擺着頭，走到灶前孩子身旁，痙攣的摸索着。無光的老眼，巡迴着那些暮生的人面，一句話也不敢響。

糧食簍子翻倒了，有人捉了兩隻鷄進來，院子裏仍奔跑着一些脚步。是婦女的聲音吧：『不得好死的……』

『鬼老婆子，燒火呀！』

這裏的人，又跑到隔壁，那邊的又跑了來，刺刀弄的吱吱響，鎗托子時時碰着門板或是別的東西。風時時從開着的門口吹進來，帶着恐怖的氣息，空氣裏充滿了驚慌，重重的壓住這村莊，月兒完全躲在雲後邊去了。

一陣騷亂之後，喂飽了的人和馬都比較安靜了，四處狼藉着吃不完的草料和碗筷，好些人已經躺在炕上，吸着搜索來的鴉片；有的圍坐在屋子當中，那裏燒了一堆木柴，喝茶，唱着淫靡的小調。

『媽拉巴子，明天該會不開差吧，這幾天走死了，越追越遠，那些紅鬼的腿究竟是怎麼生的？』

『還是慢點走的好，提防的就是怕他打後邊來，這種虧我是吃過的。』

『明天一定會駐下來，後續部隊還離三十多里地，我們這裏才一連人。唉，咱老子這半年真被這起赤匪治透了。就是這麼跑來跑去，他又不打，這種鬼地方人又少，糧又缺乏，冷得冷得來，真是他媽！』

『隔壁那小娘，依我看，做他一下也好，等到了晚上，我不相信……』

有眼光掃到了老太婆的臉上，她這時還瑟縮的坐在地下，掩護她身後的孩子。『呸』，一口痰吐到了她的身上：『太老了，鳥用也沒有！』

『這老死鬼幹嗎老挨在那兒。張大勝，你走去搜他，看那裏，准藏有娘兒們。』

老婆子一動，却更露出了躲在那裏的孩子。

『是的，有人，沒錯，一個大姑娘。』

有三個人撲過來了。

『老爺！饒了我吧，我就只這一個孫子，他病咧！』他被拖到一邊，頭髮散披在臉上。

孩子被抓到了火跟前。那個張大勝打了他一個耳光，爲什麼他却是個小子

呢！

『管他媽拉巴子，只要你有地方，我今晚總得來一趟！』另外一雙火似的眼睛逼攏了來，揪着他，在開始撕他的衣。

老太婆嚇得叫起來了『天呀！天殺的呀！』

『娘賣辰！老子有手槍先統了妳這畜牲！』孩子因為忿怒倒一點也懂得懼怕了，鎮靜的瞪着兩顆眼睛，那裏燃燒着兇的火焰，伸了一腳出去，不意竟將那傢伙打倒了，抽腿便朝外跑，却一下又被一隻大掌擒住了！

『什麼地方來的這野種！』一拳又落在他身上：『招來，你姓什麼，幹什麼的？』

孩子不響，用力的睜着兩個眼睛，咬緊牙齒。

『天老爺呀！他們要殺我的孫子呀，可憐我就這一個孫子。我要靠他送終的！……』爬了起來的老太婆又被摔倒地上了。她就嚎哭起來。

這時門突然開了，門口直立着一個人，屋子裏頓時靜了全立了起來，張大膽在敬禮之後說：

『報告連長，有一個混賬小奸細。』

連長走了進來，審視着孩子，默然的坐到矮橙上。

消息立即傳播開了：『啊呀！在審問奸細呀！』窗外邊密密層層擠了許多人。

『我的孫子嘛！可憐我就這一個種，不信問問看，誰都知道的……』

幾個老百姓戰戰兢兢的在被盤問，壯着胆子答應：『是連的孫子！……』

『『是要搜他，連長！』是誰看到連長有釋放那孩子的意思了。而門外也有別的兵士在反對：『一個小孩子，什麼奸細！』』

連長又凝視了半天那直射過來的眼睛，便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把小洋刀，兩張紙票子從口袋裏翻了出來。褲帶上扎了一頂黑帽子，這些東西興着了屋子裏所有的人，幾十隻眼睛都全放在連長的手上，連長在翻弄着這些物品。紙票上印得有兩個人頭，一個是列甯，另一個是馬克思，反面有一排字：『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帽子上閃耀着一顆光輝的紅色五星。孩子看見了這徽幟，心裏更加光亮了，熱烈的投過去崇高的感情，靜靜的他等待判決。

『媽拉巴子，壞雞巴蛋，這末小也做土匪！』站在連長身旁的人這末說了。

『招來吧！』連長問他。

『沒有什麼好招的，任你們殺了吧！不過紅軍不是土匪，我們從來沒有騷擾過老百姓，四處受人歡迎我們，還不打中國兵，只反抗日本，有一天你們終會明白過來的！』

『這小土匪真頑強，紅軍就是這末凶悍的！』

但他的頑強雖說激怒了一些人心，同時也得了許多尊敬，這是從那沉默的空氣裏感染得到的。

連長仍是冷冷看着他，又冷冷的問道：

『你怕死不怕？』

這問話似乎羞辱了他，不耐煩的昂了一下頭，急促的答道：『怕死不當紅軍！』

圍攏來看的人一層一層的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多少心在擔憂，多少眼睛變成法弱的，露出乞憐的光去望着連長。連長却深藏着自己的情感，只淡淡的說道：

『那末，給你一顆槍彈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來了。多半的眼皮沉重的垂下了。有的便走開去。但沒有人，就是在以前凶過的也沒有請示是不是立刻執行。

『不』，孩子却鎮靜的說了。『連長！還是留着一顆槍彈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殺掉我！』

忍不住了的連長，從許多人之中跑出來用力擁抱着這孩子，他大聲喊道：

『還有人要殺他的麼？大家的良心在那裏？日本八佔了我們的家鄉，殺了我們的父母妻子，我們不去報仇，却老在這裏殺中國人。看這個小紅軍，我們配拿什麼來比他！他是紅軍，是我們叫他赤匪的，誰還要殺他麼，先殺了我吧……』聲音慢慢的由嘶硬而梗住了。

人都湧到了一塊來，孩子覺得有熱的水似的東西滴落在他手上，在他衣襟着。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在霧似的裏面，隔着一層毛玻璃，那紅色的五星浮漾上，漸漸的高去，而他也被舉起來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

東村事件

在去年秋天，差不多就正是這個季節，陳得祿，顯得年輕得多，剃過了頭，那低矮的額頭就好像寬闊些，長長的微微向上豎着的眉毛和眼睛在厚重裏有了不少的漂亮的成份。不過却正是那時開始在緊蹙着眉毛了。有時帶着一點呆滯，有時又變得很煩躁，常常在向城裏去的那條沿電線的大路上。他走過梧坪，梧坪的老少都跑出來關心的詢問，他又走過豐臨口，全豐臨口的人都拿顏色給了他同情的迎送。那些不在大路邊的村莊上，遠遠的當辨認出是陳家老二時，也就互相低語着，談論他新近所遭遇的事。就是有許多不清楚他的地方，也因爲三番五次看見他過去過來，人在時間中，又只給了別人憔悴老去的印象，一個差不遠的境遇便也就被猜想出了。一個種田人的倒楣事情不會被一個種田人擬想得太遠。

他的父親、陳大爹，正被押在洛城的牢裏，爲了幾年的積欠，幾乎有了一百

擔，那個主趙老爺却告了他的刁頑將送到牢裏來了，自然也還關得有其他許多同樣的囚犯。他被關後沒有十天，便鬱出一場病。這使得在城裏做裁縫工人的陳得福連妻子都餓了飯。得祿的家裏，那住在趙家莊上的一家，連七七也在內，同時也陷入了危境。七七是一童養媳，有十五歲了，只等稍稍有幾個錢時就要開臉同得祿同房。但瞞着人兩個似乎早已在一些竹林子裏，稻草堆裏面，有了些情愫。他們曾經到趙老爺家去磕過頭，也沒有用。城裏衙門的人告訴他說只要原告鬆口，撤回狀子，就沒有事了。但趙老爺比泥做的菩薩還難求。這事一天天使家裏人走入了悲觀。

是一天的傍晚了，得祿又垂頭喪氣的從城裏回家，剛剛走到轉灣的地方，從這裏進去，經過一片柑子樹林子，便可以到他莊子上了。忽然從林子裏發出一個聲音：

『得祿，你老子的病，怎麼樣了？』

一看，原來是那個趙老爺家常常走動的李八爺，得祿覺得有一股東西從心中升起，皮膚底下慢慢發熱。却又不願先開罪，只好答應他。自然聲音總有點蹩

扭。

『年輕伙子，』李八爺穿一件黑夾袍走攏來，拍拍他肩頭：『天無絕人之路，但總得設法呀！據我看，趙老爺也不是不體貼你們，實在佃戶太多，好人難做；你也要替他想想，他什麼人，什麼地位，輕容易好轉過臉來麼？我以爲是有法子想的，你要肯聽我的話，我們就讓這案子消下去，把你老子弄出來，也免得日後死在牢裏了，你得背一個不孝的名。』在眯着的小眼裏，射出一絲綠色的光，他笑着望得祿，等着他來上鉤。

『真的嗎？趙老爺能寬放我們麼？只是……』得祿的臉色馬上給了他一個滿意。

『爲什麼不呢，要是你們能給他一個押頭，我包了你老子會放出來。不過……』他又不說下去了，像一個老獵人似的靜靜的望與他的陷阱。

押頭，他們能拿什麼東西去做押頭呢；二十幾畝田，一片地，就連茅草屋子裏的地，不全是趙老爺的麼？他們除了幾口人，就沒有財產了。

這消息跟着他走回家去後，茅屋中似乎又有了一線光明。都並不加以幾分的

思索，跟着李八爺的輪廊在家裏人腦中不覺的太大的修改了一下，所以一到第二個天明的時候，得祿便在陳大媽、三孀的催促之下，去訪李八爺了。

家裏的人便在秋陽底下等着回報，而且談論着。

『哼，那只狗，我不敢說，讓你們去信他吧。』三叔這時正從瘧疾裏逃回來，無事就躺在門外草堆上曬太陽。

三孀也坐在矮凳上，三歲的小珍站在她身邊吃奶，奶實在不多了，小珍沒有別的零食吃，總捨不得不吸幾口，一點點也好。『大媽，你莫睬他，現在第一要緊，是把大爹弄回來，李八爺那東西本來不是好蛋，不過他可以說幾句話是真的，誰不知道他就是趙老爺一只得力膀子。人不能太拘板，見事說事，要是——，啊喲，死丫頭，你咬我，我不打死你。』她推開小珍，一邊扣衣服，一邊還繼續她的快得炒豆的話語。

看得見芋田裏七七和桂姐埋頭在那些剪子形的大葉中。掘出來的都是些嫩芋子，好吃，但太可惜了。

老么放牛去了。他喜歡跑到很遠的地方，只有他不曉得憂愁，他愛那條牛愛

到極點；有一次他們倆順着草走到北邊的烏鴉山脚，不知道怎麼一來，忽然從山上躍出三條狼來，虧了牛同牠們鬥，他伏在牠身上大聲喊，後來才有兩個砍柴的來救了他們。從那次以後他們的感情就更好了。這牛已經很老了，田裏的事已不能多做，但全家都因為他救過老么的命，誰都不忍殺牠，或是賣了牠，其實也找不到人肯拿錢換了這條牛去。

可是當得祿回來的時候，從他的臉上只添了一層懊惱，他不願說話，兇橫的坐在他媽的身邊，拿眼睛望着東邊，山那方有一個他恨着的人了。

『呆子，你說呀，事情總可以說的，好商量呀！……』大家催逼着他。他望了望芋田裏有兩個蒙着印花頭巾的頭在那裏蠕動，氣忿又填塞住他的喉管，他嚥了一口氣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

『那老鬼看上了七七，我可不幹。』

李八爺只說可以把七七作押頭，送去做一陣子工，將來還不是可以回來的，他不知這年輕人把那黃毛女看得那末了不起，倒表示後悔不該替，想法子，他看到這生意有一點困難時，便停止了。

然而這事實終於成了功。

七七知道了陳大媽，三孀，甚至全家都預備送他到趙老爺家去做女工，她就哭起來了。

「你儘管想想，現在爹，唉，明年收成好，我們一定把你贖回來，下年我們要積錢了，老么也出去，替人家做活去，桂姐也要多做點雜活，搥燭心……你三歲到我這裏，那一點我不當你親生女兒，就是得祿，明年要是能够接你回來，你也十六歲了，我就替你們圓房。現在你就救救爹，好在一翻過山就到，繞前邊走也不遠，還不是可以見面的。」陳大媽也陪着七七流了許多眼淚。

到晚上等到大家都睡靜了，七七却悄悄走到壩子裏去，她望着那座將要隔斷她與家的山，她怕，她不願去，趙老爺她看見過的，聽到過許多關於他的流傳，要是——一種只有少女才有的防禦的心，便感到很大的恐懼，于是她恨着這家人，她又哭起來了。

有時，在無人看見的時候，得祿想跑來安慰她，她只對他瞪眼，吐口水，詛罵：「短命的！該殺的！沒有良心的……」

在決定的那天，七七跟在大媽後邊，從家屋裏出來走上了那座小山，一邊走一邊哭，大罵着得祿是孱頭，是天底下的一個最無用的人，全家都勸着，得祿也被罵得生氣，賭氣先跑了，七七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對大媽說：

『他那雙襪子補好了，在我的枕頭底下。』

大媽明白她的意思，安慰她道：『我會告訴他的。事情教他也無法，明天還要進城去接他爹。……』

時間慢慢的過去，爹回來了，病好了。可是七七不准回來，得祿去看過幾次，有時無法見到。他們只好約到在山上碰頭，次數也少得很。而且，那為得祿所猜中的事，也就是常常在七七心中起着恐懼的事終于發生了。這是不能責備七七的，七七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她沒有抵抗的力量，當她被關在一個籠子裏的時候。而得祿除了在山上的為這事打七七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然而在她心中，怨恨却一天一天積高，全趙家莊，梧坪，豐臨口，幾乎東村的大半人都知道得祿在這一年中不知老去了多少，深的紋絡在年輕人的臉上，寫下了這事的歷史和這歷史所造成的新的性格，一付長年在忍受之中養成得很憂鬱的性格。然而這事將有怎

樣結果呢？

二

交織着的一些界開田畝的小路，平坦的在月光下伸展着，有些田裏還成行的站着短的稻梗，田老鼠在這兒竄來竄去，有些已經種下了棉花，矮矮的枝葉，反射出一層淡淡的浮光。陳大爹束緊了腰帶蹣跚的一直跟着大路向羅家祠堂走去。欲紅的老楓樹在右邊擦了過去，那上邊該睡有貓頭鷹，左邊又搖幌着白楊，颼颼的哭泣似的擺着。繞過了幾個山嘴，不時有野鳥劃破甯靜的天空。『蛙』的一聲，從草叢間飛起。而且遠遠有幾個黑影，時隱時現，從對面走攏了來，慢慢聽到他們說話的聲音了。不知是誰先喊了一聲：

『嘿，那一個？』

『我。是王三婆？看見我屋裏老二沒有？』

『呵，我當是誰，把我嚇了一大跳。你這時出門做什麼？時風又不大好，大爹，像你今年這身體，沒有事還是在家裏歇着，鄉裏也有歹人。』走到面前的年

輕人後邊，還有兩担筐篋。

『你們從城裏回來，有什麼消息，我老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到祠堂裏去看看。』

『城裏到了許多兵，說不清是爲了什麼，總是有些不穩的樣子，怕還要到鄉下來，聽說弄得不好要查我們的農民協會，你去，去祠堂問問也好，究竟我們應該怎麼樣？』

不停的王三他們又踩着大步走過去了，大爹還在回頭問：『沒有見過老二麼？』

把不定會不會撲空，陳大爹到了做爲農民協會的羅家祠堂。杆子門已經上好，月亮照出一個石獅子，猙獰的蹲在門廊裏望着他。從虛掩的大門望進去，看得見廳上有一縷燈光大約是從屋裏射出來的。大爹便大聲喊：

『有人沒有？開門！』

但沒有人答應。

於是他繞着粉牆，沿着麻石小路繞到後邊去。跨過了菜園，在一個小角門邊

站住了，恰好這時門呀的一下打開了，一個人朝外衝了出來，急急忙忙的向追在身後的人說道：『王金要我去找陳得祿，好好替我聽着門。』

陳大爹來不及抓住他，他就跳得很遠了，大爹喊着問：『什麼一回事？』却不爲那人聽到。

『誰呀！』門裏的人走到門口了。

『什麼一回事？是你，鐵牛，我跑來尋老二的，老二不在家，你們找他什麼事？』

大的廚屋裏很冷靜，只灶上還有一盞清油燈，鐵牛，一個三十來歲的粗漢子，便把陳大爹讓到裏邊，謹慎的把門關好，遞一個火給大爹，坐在矮板凳上，自己也抽起烟來了。

『王金在裏邊麼？』

鐵牛無聲的點了一點頭。

『還有些什麼人？沒有事吧？』

『不清楚。昨天他們幾個人商量了一夜。今天王金又到城裏去了剛回來。幾

個人又在那裏噤哩咕嚕，城裏風聲不大好，鄉下幾個大地主也在那裏商議。我們也不怕，橫豎有王金，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你這晚跑來做什麼，我想你不會是來做探子的。」鐵牛楞着兩顆圓眼打量了他一陣便笑了起來：「聽說你那媳婦肚子裏有了太子，到底怎麼了，真缺德，現在哪個人不知道這回事。」

這一下却深深打中了陳大爹的傷處。兒子把媳婦出賣了，不是他預先知道的事，現在媳婦兒子都在受罪，却實在爲了他。雖說他回家後病好了，也幫助下田，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太衰弱了，腰酸頭暈，多少次支撐不住，但他瞞着兒子，忍受着苦痛，忍受着大媽變成的凶暴，他是一個罪人，他害了媳婦，害了一家人，他怕聽『七七』兩個字，他也怕別人提到趙老爺。但幾十年他都忍受過去了，他的父親也是忍苦耐勞的過了一生，他雖說一天一天被憂愁重重壓着，却從也沒有想過報復，反抗，同許多人一樣，把一切都歸之於天。他不能說什麼了，他呆呆的坐在那裏，凝視着空處。

鐵牛又把他打量了一陣，後悔自己說得太快了，一時想不出可以安慰他的話，便自言自語的罵了起來。

『這些狗畜的，有一天，世界翻了身，看老子對付他……』

暗角裏幾隻蟋蟀用力的振動翅膀：『唧！唧！』聲音却顯得很微弱。

好半天靜悄悄的，也不聽見裏邊有什麼聲音，陳大爹便偻着身告別了：

『老二要來了，叫他快點回去，他媽不放心。』

遲重的動着步子，他走了出去，鐵牛跟着他出來，送了他一段路，眼望着他轉了灣，才整整轉回來，却還想起了一句話，壓低着聲音送過去：『好好走，當心，要是有什麼事，我準備封信給你。』

時間過去了好一段，陳得祿還沒有來，鐵牛已經在廚房裏睡熟了，這個使得在裏邊屋子裏的幾個人很焦急。幾回都有人出來巡視。

這時房子裏正坐有四個人，都圍在牀頭上的一個小桌邊。桌上有一盞美孚油燈，一把茶壺幾個杯子。這幾乎包括了農協常委的全體。那個坐在上邊的，沉默的，用力的吸着手中香烟，就是從城裏派到這裏來了半年，爲所有農協的農民所佩服的王金了。他年紀不過二十三、四，是一個高小的教員，有一頭蓬着的長髮，他對你笑時，你會不覺得要親近他，愛他，但一到他想着什麼的時候，或是注意

的望着你的時候，你就會感到不知所措，懸懸的想不出一個法子可以解決他的疑難。只要他下一個命令，這個命令就不好移動，你會高興依着他的意思去做，那怕放在前邊是危險。

張鬍子坐在他的對面，手指在桌子上一團水窪子裏畫來畫去。手指粗糙，滿佈着老繭。在暗淡的燈光下，那額上的幾條紋路，更清楚的刻出，有一些複雜的思想在咀着他的簡單的頭腦。

自從消息一天壞似一天，武漢的軍隊，向四方調動，改編的改編，聽說許多地方都在殺共產黨了。洛城這兩天陸續都有兵開來，鎮壓各種羣衆活動，尤其是對農民協會。幾個鄰近的城，爲了繳農民協會的槍械和解散農協的組織，流血的事已在發生。嚴重已來到東村，東村八九萬的農民，已經因了農協而取得的二五減租，馬上又要被地主收了回去。半年多的努力，將會在相反的勢力下更受壓抑。這是使每個人都不能忍受的，常委老早就接到了許多意見，那些要守護自己利益的意見，就是採取激烈行動。但王金總是緩着，緩着這些憤怒的熱情。

「我並不怕，可是我們要慎重，我們要看住大多數人，如果我們頭一下遭

受了失敗，你說能有多少人跟着你跑，僅是仇恨還不够，要有組織，要能够持久。」

消息也爲一羣地主們得知了。他們在城裏（多半都移居到城裏去了的），也慎重的商討着。計劃着陰謀，他們要回來，在這大半年中，感到會受過農協會的不少威脅，而且他們要報復，血腥的氣息已經吹到他們的鼻孔中來了。他們打算在最好的機會裏一同回到老家來，恢復舊日的壯觀。

李祥生也是常委之一，他種了趙老爺家二十畝地。是一個年青的積極份子，如果不是王金，他老早就幹起來了。他常常以爲王金太看重羣衆了，只要你有槍，幹得好，羣衆就會跟着你跑。雖說他是一個佃農，却常常罵着這些農民，「全是些卵用也沒有的人，經不起嚇的，如果要儘等着他們，什麼事也幹不成！」

王金却有步驟的在安排一個羣衆大會。時機也的確迫驟了，洛城的負責同志告訴他：『要順着大衆要求，好好的發起鬥爭，而且只能在三天之內。』因爲大的軍隊要來壓壓東村了。

陳得祿對於趙老爺的怨仇，是大家知道的，所以他們選了他。在王金同他初

次談話後的觀察中，認為可以用，但還沒有同他談到正題來，所以這夜大家都等到很晚，李祥生和二狗子都有點焦躁了。只有王金很耐煩的又同他們研究許多小問題。

「事情一定是可以成功的，因為消息將激起廣泛的憤怒。不過，一切的事都得由羣衆自己處理。但羣衆……好，讓我們看看吧！會場由你們好好維持，我一定同陳得祿在一處，他的海一樣深的固執的仇恨，我要看住他，怕他太蠻了時將誤了我們的事，我們不准個人仇殺，要的是公審。好，明天好好的幹他一下吧。」

一直等到下半夜，陳得祿才被引了來。他參加了一個會議，他接受了一個新分配的工作，這工作是很容易的。他相信他可以做到。而且他該是多麼喜歡的一份工作呵！

三

紅着臉，鬢邊的短髮全濡溼了，三孀拐着一對茄子腳，從外邊跑回來，喘着氣：

『攪拐了，大路上全是人，朝趙家莊上去了呵，出了事呵！小珍子！娘在這裏！來！去呀，大家一齊去看看吧。』她攏着頭髮，抹着汗，又將汗手抹在衣服上。

陳大爹用眼睛望了他兒子一眼，得祿却低下了頭，手理着腳上的草鞋。

『是不是打架，打死了人？媽，我要去。』

『藥裏的甘草，少得你，莫問我，我不管。』陳大媽把一件棉衣朝懷裏一夾，伸着就站了起來。望也不望桂姐一眼，又接下去罵：『哼！那種人家，要是有好下棺，天就沒良心了！他媽的辰，我操他十八代祖宗！七七不是我養大的媳婦？我去了，不准她見我，我恨不得咬他肉。那些不得好死的雜種們！還是去吧，死了頭，看看去，事情該不會出在七七身上吧？去呀！』她走在頭裏，靠着門又站住了。嘴裏還咕囔着：『砍頭的東西們……』

『大媽！大爹，二爹在家麼？二哥動身了沒有？你們還不知道麼。』八房裏的得賢姪兒，打飛腿似的一路跑來嚷着。用了拳術家的姿式，脚一併就站在門口了。沉住氣，兩顆眸子只朝屋子裏面搜索：

「李祥林要我通知你，王金已經去了。」他看見得祿一聲不響的坐在那裏，整牛似的兩顆眼珠裏，透出一種漠然的光。

陳大爹又去望兒子，兒子在咬嘴唇。

「什麼鬼路子？你們攪的什麼鬼？」

「呵，大爹，你們還不知道麼？今天開會，快去吧！不開個會還成麼！去年餓死一些人，春上還有人出去討米，現在閻王又要拉夫了。年成壞，沒有吃的，年成好，也沒有吃的，田上的收成不是全挑到別人家去了麼？農民協會也不知是幹什麼的！現在那些鬼東西都要回來辦團防了。抽丁抽款，團防辦好了，無非打我們！真他媽的！二哥！走！大家都來吧！哪個村子上沒有去，真是比正月玩龍燈還熱鬧。」

陳得祿抖了一抖站起身，逃避着父親的眼光走出去，嘴角上咬着一個不可思議的微笑。吹着口哨，分不出調子來的，走了好遠還吹着。他覺得背上有一點痛，那裏一定停留有幾對眼光。

「去吧！阿珍爹，我們走了。」二糖抱起阿珍，跟在後邊連拐直拐，桂姐拔步

也跑了。

『媽呀！我不要一人在家，我也要去。』老么在裏房罵着。

老么目送着兒子，兒子走得很急促，繞着山嘴，往大路上走去。那條路上，線似的不斷的，接連的一些鄉下人在那裏朝一個方向奔去了。而且傳來許多聽不清的嘈雜聲。陳大爹心裏盤旋着，一幕一幕的兒子改變了的神情使他不安起來了：『他媽呀！一定有鬼！』於是他也站起，朝人多的地方走去。

『他媽呀！老頭子要跟着鬼跑呀！』大媽很起留住她丈夫，但看到他不做聲，便又賭氣走回裏邊去了。

秋天，陽光下，繫着花布頭巾的婦女們，擠在一羣羣的穿粗藍布褂的男子們中，在驛路半時成行的收割了稻的稻田中，又數兵線似的，無次序的往前衝。一些好奇心多的人，用大聲音說話，掩飾着不安的心情的，一些昂奮的，抑制不住的激烈情緒，都混在一個洪流裏，被狂風捲到一個地方去。

這狂風從西方吹來，密集在起家大坪上了。人在人縫裏鑽着，肘子碰着肘子，攔攔着腳，探求着的眼光，掠過這個面孔，又掠過那個面孔。互相問詢

，而又等着，等着那要來到的一個巨大的咆哮。

『什麼時候了呀！還不開會！』

『急什麼，反正今天要開成。』

『要是我們的決議，城裏不接受，那又怎麼搞呢！』

『哼，不接受，我們才不怕。』

遠一點的地方，那些大石凳上，蹲得有，坐得有，大家談起家常來了。

『豬漲了價呢，前幾天我們那花豬趕到城裏，換了二十六吊錢，要是能够等個把月，那就好多了，說不定可以換三十幾吊呢。』

『我表姐前天生了一個丫頭，唉呀！真怕人呀！她一個人在房裏，她就睡在牀上，看那丫頭在腳盆裏划手划腳哭，後來聲音也沒有了，不湊巧她小叔子攆了進來，一喊，沒有法，我表姐只好丟了一床被子去，家裏人也來了，洗了洗，弄些亂棉花包了起來，偏偏，那小東西又活了過來。表姐哭，她們也沒有罵她，誰不曉得她的用心呢，總之，沒有法。』

小孩子也夾在這裏聽故事，圍了好些人，尤其是婦女，題外生枝，各個人都

覺得有許多話衝到嘴邊，壓不下去，咕咕呱呱的。

那些比較大一點的，就這裏鑽到那裏，高聲說：

『反對一切苛捐雜稅！收成歸自己！』或是唱着歌，那從農民協會散出來的。

人還在陸續聚來，而農民自衛軍的隊伍也來了。

『看，看小牛！你是什麼，排長，破褲子的排長，雞巴都掉出來了！』

許多人就跟在說話的後邊笑起來了，小牛臉紅紅的，去摸褲襠，還好，並沒有什麼，於是他回罵道：『你丫的娘。』

但看的人還是不饒他，指着掛在他肩上的那條鏽了的土槍：『這是什麼！這有一個卵用，不如把胯下的背上來還好些。』

等到小牛要生氣了，他們便哄着走開了。而那邊又圍着一羣人；『李祥生來了一看，小龍也在那裏，他媽小龍也會演說呢，哈，漂亮！』

肩膀上纏了一條紅布的糾察隊，也出現了，在維持秩序。自衛軍的校標，都戒行的伸出人頭，一些紅纓絡，在陽光下，更顯得火也似的，在人海中燃燒着。

有人在宣布開會了，大家都擠了進去。

大的拳頭往上舉，跳到牆上去的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後來有人認出來是豐順口的毛織匠，但大家心裏有一個不安的大疑問：

『王金呢？王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王金這時正坐在趙老爺的西院小廳子裏，這裏擺了一些字畫古玩，非常清幽，趙老爺總要在這裏消磨大半時日，沒有人客的時候，便獨自躺在炕上過過癮。如若有空來便談談天，閒雜的人是不大能走到這裏來的。這天王金因為要同他商量點要緊的事，所以便被請到這裏來了。他到這裏來是第四次，爲了農民協會的事，從前也來過。

『請你替我想，你們也該替我想，』趙老爺繹着手裏的一根旱烟管，吐沫不住的往外噴。來回的在屋子中走來走去。『這大半年來，那樣事情我沒有聽從你？錢仲實，田比我多；李元泰，城裏還開了幾個舖子。張海生兄弟都營得有差，可是他們跑到省裏去了，鄉裏的事就是我不承當。新穀呢，他們拿船裝走了。我有多少？我家裏還末多人！現在呢……』『緋紅着臉，連氣也接不上來了。他恨

王金這一批人，自從有了農民協會，他不知加了多少麻煩，他更恨錢仲實這一夥，他們從來不替他設想，有事就遷他來遭殃，不過他還不願在王金面前罵那些人，他只覺得王金這人利害，他怕他，却還不能不同他表示好感。

王金坐在側邊椅子上，手上也拿了一根香煙，他的外表有屬於農民的樸實，和軍事家的沉着，他有一種溫文儒雅，却又混合在一種精明強悍之中。他使人愛他，却也使人怕他；相信他，尊重他，依靠他，但並不能真的了解他，了解他偉大的能力。他用着深切的眼光跟着暴躁的趙老爺用力的吸着香煙，香煙頭上積了很長的灰，自己落到衣襟上了。

『你來東村也不少日子了，情形你也該明白些，那一天晚上我菜園裏不被偷？那個山上我的樹不被他們砍走？這些傢伙，哼！狡猾透頂了，你要問他，罵他，他就裝出那一付蠢樣子。你們說我地主，我通通不過三百來畝種，我却要養一百來家人。連帳也還不了，要是有人再，我就把田賣掉，還了帳，做一個窮老百姓，好，讓我也加入農民協會去吧。』他做出一付可憐的樣子。又去咬着那值錢的旱煙嘴子了，那個比海水還鹹的，透明的翡翠。

這些謊話並不能使王金忘記他的惡行，他有做官的朋友，他也開得有鋪子，而且是當舖，他的田的確有四十多担種，這要佔地三千多畝。他有爪牙，東村的村長，鄉長，保正，有大半是他的人，他辦過團防，他打那些佃戶，打他家裏的工人，他的小老婆是強買來的，他的妻子爲他氣得生病睡在床上，他從不看她。女用人都是他的下賤，那些從佃房中挑來的餓飯的却是標的女人。他不能忘記他，在大門外邊現在就有幾千的人要來了，這些將他恨得骨的人，這些時時記得他，要咬他的人。

而一個不會忘記的人從門口出現了。

趙老爺回過頭來一看到那令人生氣的齷齪的臉，忍不住厲聲罵了：『什麼人叫你來的！出去！』

陳得祿往門坎上一坐，躊躇了一下，便說道：『我來看七七的，今天一定要見她。』他覺得坐在那裏的王金加增了他許多勇氣。

『放屁！你還不滾出去，』趙老爺覺得王金的眼光很難受，只好又軟了一點聲音：『你要找人不是在這地方，後邊去找。』

『後邊沒有，你藏到什麼地方了，今天你不讓我領回去不行。』陳得祿鼓着很大的勇氣，不知爲什麼，只一進了這所大房子，便覺得心有點空，怨恨與恐懼交織着。他並不敢望趙老爺，他從出世就怕他，在他的後邊有一種看不見的勢力時時控制着他們的。

『發什麼瘋，你這蠢豬。來個人！把這東西趕走！有人沒有？』

家裏的用人們都被邀到坪上開會去了。有些女人在上邊屋子裏做針線。

王金趕忙用手去理頭髮，他遇着了陳得祿的眼光，是一雙被打傷了的狗的眼光，求救的，慚愧的，恐慌的，而且把兩手垂了下去，失去了知覺似的倚在門邊，索性又把臉轉向院子去了。

這是曾經爲王金所掛慮到的，他知道這些人太清楚了。他們比牛馬還被壓抑得可憐，比牛馬還馴服，雖說他們心裏燃着暴烈的火，但這些火只會燒死他們自己。王金也不免有些覺得慚愧，却又只好趕忙說話，他的容色仍不失去一絲沉着：『我想，關於新辦國防的事，我們就得商量商量。你莫上錢仲實他們的當才好。』

趙老爺也忍着忿恨，他只想一脚把匪徒踢出去，這東西是什麼東西，今天也敢來莊看鹽。被顧驥逼得叫華士平離莊面商，商量他拿什麼處置來。他隨陳鶴去，勉強去求嚴學良，難逢嚴學良當時又感冒得病，調重明顧春莊，重金所說的被顧鶴也帶又求嚴學良，嚴學良個個難辦，顧驥惱得氣急，氣急回六。別處出，只會自己調理自

院裏簾箔垂垂，窗牖深深，靜悄悄的，只有幾聲鶯燕的啼聲，落在樹上。這些樹，這些地，只襯出些落葉，點綴着稀疏的影子，洒在陰的，潮的地上。這些樹，這些地，淡着幾點，靜着靜的空寂，都變得非常耐厭。陳鶴祿說不出胸裏感，只想一躍，飛過這牆去，又想撲過去，墮進這條瘋狗奔出的地裏，聽到他動靜音，連那無聲的氣息都起着無底隨着飛落他的心撲撲的跳。他真轉過臉來望王金，王金還在無事般的說：『你還要發怒，這是你們計劃裏，現在他們是要對付我們了，不只拿你去殺幾位，連你——』王金的坦然的神氣，又使他安靜了一些，勇敢了一些，於是他旋身轉過朝裏坐着。

大帥聽了，我慄慄，我慄慄，我不怕，我不怕，明天我要進城去，我要進城去，……

藍老爺紅着臉，但心上也頗有些狼狽。

憎恨慢慢的燃燒着，陳得祿更其難受的望着自己的手，那兩隻能舉一百斤重的粗手，半年來了，他會希望過有一天能絞死他的仇人，儘那名字就够使他做一點非常的事。但爲什麼適才却舉不起來，又並不是要他去殺一個人。陳得祿注視着那個臃腫的討厭的人，相信可以向那發着油光的臉上墜去一口痰，他只要再有機會，他一定什麼都可以去幹。他做出一個有勇氣的樣子，望着那個王金，王金似乎並沒有注意他，只繼續着談話，但他的確又看見王金拿手放在頭上去摸了頭髮，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陳得祿馬上站了起來，做了一個凶的樣子，但立刻臉變得很灰白，而且呻吟起來了。他像被咒語定在那裏似的不能動了。

「高長庚！高長庚！王二嫂！王二嫂！……」趙老爺用力喊，他感到了非常的不安。

「媽的辰，抓住他，」忽的王金衝到他面前，扭住了他的衣領：「你還想怎樣，外邊幾千人都看你受審，好傢伙，抓住他，死了麼，來呀！」

「天哪！……」陳得祿喜歡得想叫，却潛意識的只想逃跑，他駭怕去看那個受逮捕的人。

趙老爺一掙扎就掙脫了，而且大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想向外邊逃跑。

但王金又扯着他的袍子了，王金罵着：『不成，今天得同你算賬了！』

『快來呀！老爺出了事情了！……』一羣女人的聲音逼近了來。

陳得祿看到又快掙脫，趙老爺已舉起拳頭在下狠手的照着王金頭上劈去，他不能再思索了，一股力撲了過去，一推，就把趙老爺伸出的那隻手打了開去，跟着勢，他睡倒了地上。

『活捉趙閻王，打倒剝削我們的惡霸地主，』王金拚命的使盡了力高喊。

『啊呀！要死的呀！造反了！』幾個女人跳着跑進來，大家擠攏來扯，罵着，吵着，拍板凳，打桌子的，王金被包圍了。

『快，快，鼻爺，三成莊，七里坪，快去呀！……救命呀！』在地下滾着，但並沒跌傷，只等一得機會就跑。

『旺！旺！旺旺！』狠掉在人的腳步的後邊叫喚，一羣人擁進來了：狂亂的興奮的喊着：『打倒土豪，打倒壓迫我們的國防總司令，收成歸我們？……』

於是，趙老爺在一羣，那些他認識的靠着牠吃飯的，震盪得像鬼似的農民中被擁着出去了。

四

在人的海裏，伸出數不清的拳頭。一個角落裏又一個角落裏，迸裂出一些憤怒的叫號，這些叫號巨浪似的跟着密集着的人頭，推進到好遠去，一個浪潮過去了，那新的，吼着更大的波浪又生長了。這裏，這趙莊的坪上，死去了舊日的沉寂，那種窒息人的陰霾都一下被狂風捲走了，現在呢，宇宙改了顏色。高高的太陽，更顯得焦躁，點綴着山色的楓林，只如火似的燃燒着這浸陷在旋風中的怒潮裏。那些積壓的冤抑，一齊爆發。預感着將要來到的勝利，使心兒快樂的戰抖，盡情的呼嘯着，那些駭死人的雷樣的呼聲。

「操你十八代祖宗，看你還不還三斗六升地！老子老早就要開你算賬的！……」

「審問他：私辦團防是什麼意思，他媽的，你趙閻王又想吃人了，是不是？」

『頂好燒了他的房子，讓他也無住處。……』

有一些人口裏雖跟着喊叫，但却起着無名的懼怕，他希望實現的東西，又不敢要他來得太快。尤其是老年的人，陳大爹就站在人群中哭了，他看見那些人，像他自己的這羣人，都紅着臉，忘記了一切，而且一個兩個的跳上高處，那中心地點演說。就在那些輪流演說者的旁邊，死去了似的站着他的仇人趙老爺。這情形太激動他了，使他忍不住流出了眼淚，他恨不得也跑上去，在那張蒼白的臉上，吐過一口唾沫去，但他手脚都痙攣，他說不清是喜歡過了度，還是懼怕，總之，他簡直不敢看那張表情空虛的臉，他又只想逃去這夥人羣，這激動是頗難分析的。

趙老爺開始還結結巴巴的分辯，他意志頗清楚，他想：『媽的，你們這批狗雜種，真的敢把我怎樣？你們要什麼，我答應你們就是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但後來，一片凶似一片的吼聲遮沒了他的話語，沒有人耐煩聽他說，一切蠢得豬樣的臉，馴得牛樣的眼睛，都變得很猙獰，粗野的逼迫了過來，他怕起來了，

他感到了暗澹的前途，他戰抖了，他停止了思想，漠然的望着前方，飄飄然的無力地站在那裏，時時要人來支撐。不過他還是有希望，只是希望却又很渺茫。

忽然，有幾個人從東北大路上荒亂的跑來，連聲叫道：

『來了！來了！班了人來了，都拿得有傢伙，總有千多人，快跑吧！快跑吧！』

婦女們先叫起來了：

『毛兒爹呀！快回去吧！……』

『拐了，拐了！狗婆呢！狗婆呢！啊呀！我的狗婆不見了！……』

於是在人裏面又擠着。

極的憤怒的熱情的力却却而生長：『娘賣鼠，老子就來拚一拚，殺死他們幾個吧，是些什麼不怕死的臭虫！……』

次序亂了起來，但王金的出現，又挽回了混亂的空氣。

『現在時間短促了，我們要速即決定。』王金用眼睛巡視着四週，侃侃的說，『擺在我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起來，一切歸我們，讓我們自己來處』

「理我們的財產土地，我們要打倒一切剝削我們壓迫我們反對我們的。一條是：安靜回家去，放下我們一切，取消農民協會，解散工農自衛軍，投降敵人，做永世的奴隸，怎麼樣？」

齊整的，劃一的，雷似的答應了：『永遠不投降，我們自己幹。』

『那麼，』王金又用那深沉的眼光巡視了一週，『現在得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停了一停之後猛的一手抓過趙老爺接着大聲說：『這個人該怎麼辦？』他閉住了嘴，只用眼睛去搜索。

人羣裏起着哄哄的，猶疑的聲音，後來不知是誰叫了：

『打死他！』

而且有人在附和：『打死他！先打死他再講！』

接着許多聲音也叫起來了：『打死他！』

響應的更其寬廣了，一直到走開了的一些婦女們也遠站住念咒語似的說道：『打死他！』

王金還站在那裏等着，但沒有人走上前去，他們都希望打死他，却誰也沒想

到動手。

又有人喊起來了：「只隔四里多路了！快點準備呀！」

吆呼聲已從山上的回音聽到了，風動着樹枝，廣播着這恐慌，人羣裏又微微起着騷動。

「隊伍站到口子上去攔着來路！」王金吩咐了。

李祥生也跳了出來：「同志們！時間不等我們了，解決他！打倒萬惡的地主！打倒強剝財產，強奪妻女的魔王，打倒……」

一片吼聲應和着：「打倒……」

班了來的救兵們，那些同樣受着壓迫的佃農雇農，貧農們，長久生在欺騙之中的又被騙着擁來了。他們要搶下他們的主人，那個養活了他們的家，要沒有他，他們將種什麼田呢，他們是沒有土地的，何況，他是有勢力的人，如果他吃了虧，官府一定要懲辦的，這一鄉人都將無死所了。所以，他們拿起扁担、鋤頭、耙，一夥跟着一夥，在趙老爺親戚家族的領導之下跑來了，尤其是那些收租看地的人。

隊伍，肩着梭標和土槍的自衛軍，一齊向東北警戒，他們都緊張的，都感到肩上的負擔，已不只是一些鐵的木棍，而又爲着那新的負擔喜悅。並且也強壯了人羣的大胆，他們互相呼應着：「不怕，不怕，來了就滾。」

趙老爺變了有點紅的，滿染着希望的顏色，又灰敗了。他瑟縮的坐在那裏，已經全失去了知覺，大滴的汗從他的額上，臉上一行行往下流，手背上也全是水。他呻吟着，無光的木木的眼睛昏迷的望着，但並沒有人來碰他，雖說許多牙齒都早已咬緊了。

站在小龍身後的陳得祿，怕遇見了熟人的眼光，他捏着拳，低着頭站着，他等着什麼似的。

後邊，人羣的後邊，傳來了催促：「打死他呀！快呀，那狗王八還怕他什麼，你們怕，讓老子來……」

於是，不知有許多人在向前擠，高聲吆呼：「今天是總算賬的時期了，讓他同閻王會面去，打呀……」

第一隻腳伸來了，一下就把那個軟的球似的趙老爺跌滾了：「看老子做你！」

跟着一陣瘋狂，無論怎麼也壓抑不下去的瘋狂起了。人全失去了理性，在突破了藩籬之後大家爭着來動手了，一邊亂罵，一邊吐着唾沫，拳腳都集中到一個地方，婦女們也擠了來，咧着嘴，披散了頭髮，哭着，爲歡喜流着眼淚，她們也要求來一脚，來一拳，要來看一看那被打得不成形的東西，那個吃人的老虎。

趕來的越近了，人羣却還不忘却，不丟掉那早已死了的人。王金大聲鎮壓着。而且說：

『你們已做得很够了，現在該怎樣，得想法子呀！已經有同我們差不多的數拿武器趕來了，是打他們，還是走，找個地方開會去，我看，我們到土地堂去集合，他們不一定會追過去，等他們在這裏打喪事吧！好不好？』

飛速的，興奮的，黑壓壓的一群，向着一個地方流去了。自衛軍在後邊慢慢的退。

夜晚，月亮又照到了松林的時候，那個被暴風雨蹂躪了的坪上，也靜悄悄的。在月光下，一個黑影子又在這裏出現了。陳得祿逃避着同志們，悄悄的又來到這裏，他望着那屋，那屋裏鬧着，他想着一個人，不知道是趁機會跑去了，還

是又正被人拷打着。他望着那坪上，那坪上曾睡過一個睜着眼，爆出了眼，流血的眼的屍身，他想這屍身也許埋葬了，也許正停在那屋子裏，他不能再打他了，他已失去了機會，他捏着拳，暗暗的後悔。但後來終於將那發燒的拳顯伸了出去，大大的呵了一口氣。

後來城裏開了許多兵來。這些人都沒有詳細下落，但狂風暴雨却四處響應着，一直鬧了許多年。

一九三七，六月。

最後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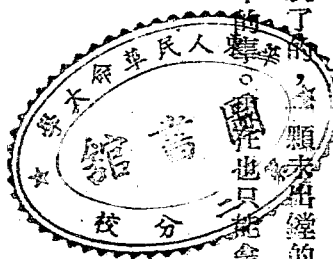
我常常看見有些人不能把時間抓緊，不能把時代抓緊，不能把工作中心抓緊，我就替他着急。我常常替別人計劃他一生的工作；但我自己却時時讓時間溜走了，我並沒有抓緊時間和抓着中心的工作。這本集子就充份地表現了我這弱點；但我仍願把牠留下來，以爲我一個警惕。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卅一號從西安動身到保安去的。路上走了十一天，在保安住了十二天。我大約寫了七八篇東西，叫保安行。後來就隨着楊主任北上，也有六七篇，叫北上。雙十二從定邊到三原，又寫了七八篇，叫南下。本擬預備出一本小冊子，但我總是拖着。因爲我一向都不喜歡寫印象記和通信，所以就不太滿意，也不大着急于要出版了。我又不肯動筆寫小說的，我總嫌觀察體驗不深，所以就放下了。去年七七事變後，我預備到前線去。我以爲一去當有好幾年，這些文章出版事，我更不放在心上了。我只存在一個地方，心裏想留着將來做爲材料也好。可是時間還不到一年，我把這些稿件拿回來時，只剩下這幾篇了。我一

點也不怪別人，根本這些東西應該早就拿出去的；而且我也應該把這些稿子放在較妥當的地方。現在雖說只剩幾篇了，我却又都願意留着，爲的，留一點紀念。

警衛團生活一斑，是我在警衛團當政治處副主任時寫的。我在那裏做了一個月工作，沒有什麼成績，不過却長了許多見識。以後若有機會再做那末一個副主任，就可以有一點把握了。這篇文章就是那時寫的。

另外兩篇小說是解放報上發表了的，標題是《槍聲》和《槍聲》。這兩篇小說，是快要停止內戰時的一段故事，東村事件是一九二八年的事。現在也只能拿來做歷史看了。



七月十一日，西安

BC

16.2

34

出鏢的槍彈

: 丁 玲

: 東北書店

: